

# 已經過去的書信時代

## 談《情信》

文：草木  
照片提供：糊塗戲班（攝影\_Carson）

偉大的科學家從來都是時代的先行者。光纖發明四十年之後，諾貝爾獎的評審委員終於確認網絡時代的降臨，把今年的物理學獎頒給香港人熟悉的高錕教授及另外兩位研究數碼影像的科學家。他們六十年代的研究為今日的網絡世界奠下基礎。正如贊詞所說，他們的貢獻並不是理論的突破，因為光電理論早於1921年已經令到愛因斯坦得到這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今年得獎者的貢獻是真正改變人類的生活。

### 一去不復返的時代

文化藝術工作者同樣可以有時代前瞻的精神。美國劇作家艾亞·葛尼（Albert Ramsdell Gurney）的著名作品《情信》，剛剛由「糊塗戲班」再度在香港舞台演出。令觀眾感受最深的，不只是兩位主角相交大半生的關係，而是維繫他們的是我們開始感到陌生的書信。電郵本來只是信件的電子化，不過即時通訊軟件(msn)和手機短訊(sms)的普及，文字的溝通模式已經和交談沒有分別。而社交網站的流行，令到朋友間的約會回覆變成在網頁的一個選擇，我們已經很難想像會寫一封好像《情信》中章信南回覆程小曼生日會的應約信。葛尼在劇本的前言提到劇本本來只是個人電腦的一個練習，之前他寫劇本是用傳統的打字機。他回想成長的時代是一個墨水筆的時代，一個寫信的時代。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情信》是書信的輓歌。





《情信》可以在舞台面對觀眾，並不是一帆風順。這個劇本最初也被《紐約客》拒登，因此葛尼決定粉墨登場，和一位好友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公開試演，後來才有機會被正式公演，甚至獲得普立茲戲劇獎。《情信》雖然是一個敘事性的劇本，有完整的故事結構，甚至場次也是按時序編排。不過葛尼曾經形容這不是一個一般的舞台劇，因為演員差不多沒有面對面的交流，兩人只是在一個私人空間看著五十多年來對方給他的信件，內心的感受不需要用表情向他人宣洩。書信的文字成為舞台上唯一的焦點。葛尼期望是一個非常簡約的演出，差不多否定所有表演元素。演員放棄外在的表演，而要令觀眾感到他們真實的臨在，對演技是很大的挑戰。

劇本寫於1988年，當時葛尼已經58歲，沒有少年的衝動，細水長流的感情反而更加珍惜。人生的經驗亦足以讓他描述主角的一生經歷。劇本本身已經是很感人，而作者對人生的體會，相信亦吸引不少著名演員演出此劇，也被譯為多國語言在世界各地演出，香港也不例外。九十年代初，「演戲家族」已經搬演；而2001年陳哲民和潘芳芳以《情牽五十年》為劇名，改編搬上舞台。主角的身份改為著名的立法會議員、御用大律師，和桀驁不馴、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期間經歷了五十年來香港的種種變遷。而「糊塗戲班」的改編，對劇本並沒有太大的改動，不過似乎為了拉近觀眾的距離，把兩人的原居地改為香港。

### 翻譯的挑戰性

作為一位劇作家，作品能夠翻譯成不同的語言，自然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不過葛尼似乎否定《情信》的可譯性，他在劇本集中明言只有英語才能保留他原來的隱喻。本來劇本中的隱喻在翻譯中並不是新鮮事，莎劇中也有大量隱喻和優美的言辭，不過經過多人的研究，有很多的參考資料可以運用。不過《情》劇最困難的地方是劇中濃厚的美國文化和歷史背景，對譯者絕對是一大挑戰。

魏綺珊的翻譯對故事的發生地點沒有太大的改動，不過為了令觀眾更易投入，為兩位主角改了兩個很中國化的名字，而他們的童年也在香港渡過。不過和男主角韋信南以後的事業方向似乎不大吻合。在西方民主制度發展成熟的社會，從政是一種專業，有著清晰的職業階梯。所以韋信南的一生都是按部就班的爬上去，學業成績優異，當上學生代表，加入海軍。再回國唸法律，當律師，然後一步一步由州議會到聯邦參議員。他酷愛寫信，和程小曼多年的書信來往都是他的堅持。小曼的一生剛好相反，生於大富之家，雖然對藝術有興趣，不過並沒有甚麼認真的成就，她的人生是在混沌中渡過。

二人性格背景迥異，人生的道路也是各走極端，從來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如果感情不是建立在書信往還，很

難想像他們可以長期共同生活。他們曾經有一段短暫的親密關係，而且還要在偷偷摸摸下進行。程小曼死後，韋信南終於承認從開始已經愛上小曼。沒有結果的愛情最是感人至深。

### 傳統劇場的實驗

劇本有趣的地方是文本之中只有很少的舞台指示，似乎留有很多空間給導演。不過編劇在前言其實已經有一系列的導演須知，甚麼可以做和不可以做。葛尼理想的演出和他最初的讀戲劇場，並沒有太大的分別，是一個非常簡約的舞台。沒有啟幕落幕，演出前後也沒有音樂、歌曲和特別效果。只有一套服裝，不許有任何多餘的表演。故事雖然是由童年說起，不過演員並不需要用不同的聲線，因為是成年的主角回望過去。而收信的一方，也不需要任何誇張的反應，因為信件是在一個私人空間閱讀。至於道具方面，葛尼甚至警告不要讓酒杯令人覺得女主角是酒鬼。最重要項是不要對劇本作任何改動，葛尼對自己文字的信心，相信是由於他的劇本已經反覆修改，千錘百鍊。正如他強調個人電腦的修改功能。

紐約有華麗的百老匯劇場形式，所以才發展出外百老匯，豐富劇場的可能性。葛尼強調《情信》不是舞台劇，是對傳統劇場的一個實驗，台詞成為劇場最主要的元素。香港劇場仍然是少數人的文化節目，也未能發展一套所謂主流的表現形式。如果執意要完全跟隨葛尼想法，觀眾未必會欣賞導演的手法。而且本劇演出地點是沙田和屯門，而不是一向演出前衛劇場的地區，因此形式的適當調節也是無可厚非。



近年香港不少舞台都有現場音樂演奏，而不少演員都有音樂訓練的背景。《情》劇也找了剛剛從香港演藝學院主修戲劇表演的張貝琳負責作曲及現場鋼琴演奏。用音樂讓觀眾進入劇中的世界是成功的，尤其是和我們的生活有所距離。不過以我在沙田看的一場為例，由於舞台狹小，鋼琴差不多佔去三份一地方，有喧賓奪主的感覺。

### 年輕演員稍欠自然

香港觀眾很多時都希望物有所值，所以才發展出香港演唱會的獨特文化，以歌星服裝的數目，和舞蹈員多寡等因素，決定購票與否。兩位演員蔡瀚億和張嘉琳分別飾演男女主角的童年，本來在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故事中，是一個自然的安排，不過有表演形式不統一的情況。男女主角陳文剛和魏綺珊都很知道不需要更改自己的扮相和聲線去遷就不同的年紀，因為舞台上是他們成長之後的回憶。奇怪的是少年版演員卻要刻意去模仿比自己更年輕的動作和語氣，感覺稍欠自然。若果真要增加兩位演員，如果年齡和角色比較接近，應該會減少做作的感覺。

兩個角色之中，富家女的角色比較直接，愛恨形於色，魏綺珊的處理也恰如其份。陳文剛的外型和對角色的理解，似乎有一點可以討論的地方。韋信南是在一個典型美國中產家庭長大，父母會很重視他們的教育和個人修養。他的第一封生日會應約信，已經顯示他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少年，可以有點古板。而陳文剛的演出，似乎過於古惑和有機心。和小曼的一段秘密關係，只是他嚴謹的人生中的一點鬆弛。

《情信》雖然在香港已經被多次搬上舞台，不過演員始終比較年輕，而本劇是一個豐富人生閱歷編劇寫給資深演員的作品。此劇正式演出時，葛尼已經五十八歲。兩人的愛情關係令人感慨，但是去日苦多，那種生命遺憾的感覺，年長的演員會有更深的體會。

### 糊塗戲班《情信》

2009年10月16-18日及24-25日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屯門大會堂文娛廳